

国际关系理论

前沿

译丛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Robert O. Keohane

罗伯特·O.基欧汉 编

郭树勇 译

秦亚青 校

#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edited by Robert O. Keohane

罗伯特·O.基欧汉 编

郭树勇 译

秦亚青 校



北京大学



政治学院201 2 3129194 3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2-274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美]基欧汉(Keohane, R. O.)编;郭树勇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  
ISBN 7-301-05826-8

I. 新… II. ①基…②郭… III. 国际关系理论—文集  
IV. D8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076 号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edited by Robert O. Keohane

(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s edi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D80-53  
48

书 名: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著作责任者:罗伯特·O.基欧汉 编 郭树勇 译

责任编辑: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ISBN 7-301-05826-8/C·0231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出版部 62754962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926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2.25 印张 378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00 元

#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赵宝煦教授，北京大学

**副主编：**秦亚青教授，外交学院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门洪华博士，中共中央党校

王 杰教授，北京大学

王逸舟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王缉思教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时殷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 编辑顾问委员会

**主任：**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教授, 杜克大学  
**委员**(按英文姓氏笔画为序):

江忆恩(Iain A. Johnston)教授, 哈佛大学

彼得·J. 卡曾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教授, 康奈尔大学

斯蒂芬·D. 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教授, 斯坦福大学

海伦·V. 米尔纳(Helen V. Milner)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

凯瑟琳·赛肯克(Kathryn Sikkink)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教授, 哈佛大学

## 中文简介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由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杜克大学教授罗伯特·O.基欧汉主编,共11章。辑录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论战”期间,肯尼思·华尔兹、基欧汉、约翰·拉格、理查德·阿什利、罗伯特·科克斯、罗伯特·吉尔平等著名理论家最重要的文本,展示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的学术精粹,集中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的几个核心问题:如何建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科学有效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型如何构建?权力、利益与国际体系的本质是什么?社会力量与国家行动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什么?霸权与合法性的关系?世界政治变化的动力是物质力量对比的变化,还是历史实践与观念变迁?可否及何以在国际关系(政治)理论领域贯彻理性主义、国家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功利主义?国际政治研究要不要注重“过程层次”的分析?国际关系研究要不要关注人本身的解放?等等。围绕上述问题,以新现实主义领袖人物华尔兹及其同情者吉尔平为一方,以新自由主义领袖基欧汉和建构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拉格、阿什利、科克斯等为另一方,针锋相对,展开了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盛况空前的学理之辩。该书多涉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领域,理论性强,学术水准高,基本涵盖了当代国际政治学各派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研究生的必读经典。

## 总 序

在知识发展史上,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任何知识谱系又有着连理贯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宏线。把握住这一宏线,就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便利知识的系统积累,推动知识的有意义创新。在学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有一些闪光的知识结晶,构成谱系的支柱。它们是原创性的学理思想,既能够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能够激发生命性的学理挑战。正是这些知识结晶的不断出现编织了学理思想运动的脉络,形成了知识生成发展的宏线。国际关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显现出一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宏线。仅从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核心内容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展宏线是从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天地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许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冷战的恐怖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太沉重的印象,所以,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成为无数国际关系学者毕其终生心血所奉献的事业。作为学者,他们探索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作为人,他们希冀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能够更加积极地合作,求得共同的安全和人的幸福。国际关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

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发表,到1979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

虽然摩根索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华尔兹将冲突归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但由于人性和无政府性都是高度稳定的因素,所以,国际冲突从根本上是不可更变的。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峰巅,标志性著作就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部著作自1979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发展还是其严谨的层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简约的科学特征,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国际关系研究登峰造极的境界。尤其是华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强调和对权力分配的关注,为新现实主义构建了耀目的结构主义理论大厦。在战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如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国际政治中的系统与过程》(1957)、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1959)、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的《界定国家利益》(1978)、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战争的比价》(1980)、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等等。虽然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了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可改变,但是他们深思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理想,是如何减弱国际无政府性和因之产生的冲突。他们认为,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主张单极和平的霸权稳定说,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无一不是将冲突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把和平与国际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决定大国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天平呈现何种状态。同时,从这些著作之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对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二战的遗产和冷战的烙印,是对国际冲突的强意识和对实力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战后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重大结晶,也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其发起挑战。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惊呼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虽然现实主义学者继续探讨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格局最可能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



与世界的和平,其他流派的学者却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其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突出,迅速形成了与现实主义两分天下的局面。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问世,成为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宣言。随即,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欧汉、拉格(John Ruggie)等人在理论层面上从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理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83年,国际关系学前沿杂志《国际组织》邀请新现实主义学者克拉斯纳主编对国际规制讨论的专辑,收入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际规制研究和争论的文章,承认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地位。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学理方面也迅速发展。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也引入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时期。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问世。这部著作是新兴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它既收入了基欧汉和拉格等人从自由主义角度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文章,也收入了比较激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对新现实主义的抨击。1988年,奈使用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标识,为两大学派定名。1993年,鲍德温(David Baldwin)编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文集,标志着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天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论战中的新兴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与现实主义势均力敌的理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是新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十年。其间,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合作的进化》(1984)、奥伊(Kennith Oye)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1986)、斯坦(Arthur Stein)的《国家为什么合作》(1990)、拉格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意义》(1993)、巴赞和利特尔(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1993)等。如果说这些著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可以具有同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派标签的话,这个特点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至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个结晶,成为战后国际关

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问世算起,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论战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论战之中,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笔者认为,它在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是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而且还启迪和激发 20 世纪 90 年代跻身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行列的建构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承认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是理性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1993 年,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主编了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观念与外交政策》,更是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原因因素,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这一重要过渡性著作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为建构主义的兴起作出了铺垫。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1992 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它完全可以有多种逻辑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也可以是友好合作,根本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更变的客观事实。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以和平和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成员的冲突行为。温特的论文激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争论,又一次学理辩论爆发了。受到震撼和批判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论战。建构主义研究在论战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6 年,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了第一部重要的建构主义实证性研究论文集《国家安全的文化》,收入了他本人、温特和杰普森(Ronald Jepperson)对建构主义理论的阐述,也收入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

ston)、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等建构主义学者的优秀实证性论文。此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996)、凯克(Margaret Keck)和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的《超越边界的行动者:世界政治中的倡议网络》(1998)、巴尼特(Michael Barnett)的《阿拉伯政治中的对话:区域秩序中的谈判》(1998)、韦尔兹(Jutta Weldes)的《建构国家利益:美国与在古巴的导弹》(1999)等属建构主义范畴的实证性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版。1998年,《国际组织》在纪念创刊50周年的时候,专门邀请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三大学者卡曾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共同主编了专辑,全面阐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辩论,承认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到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趋于成熟,一些学者开始将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称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至此,建构主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众多纷繁。在重大知识结晶周围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也吸引了包括非主流理论在内的其他学派的批评和抨击。但是,要把握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脉络,首先需要了解的莫过于宏线之上的重大知识结晶。这是学科的核心,也是智慧的精华。了解这些知识结晶,我们不仅可以知晓大部分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还可以把握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走向。比如,从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的论战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十分迅速。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国际关系已经被许多人称为“显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20世纪90年代初,由周纪荣先生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出版。这套翻译丛书贵在求精,尤其是收入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一部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另一部是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迄今为止,这两部著作仍然是国际关系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精品。这套译著的出版不仅引进了西方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

科来说功不可没。十年之后,王逸舟先生主编了《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将西方国际关系的新视角、新理念介绍过来,其中既有反映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重要著作和新现实主义学者的新作,也有建构主义的专著。这套译丛贵在出新,使我国国际关系学子又一次接触到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成为他们重要的学术参考书。同时,中国学者进一步翻译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著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作《霸权之后》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都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最高学术水平。世界知识出版社等也在策划翻译和出版国际关系类著述。这些努力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我们的国际关系学毕竟还十分年轻,对西方国际关系著作的翻译也还是起步伊始,因此,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翻译缺乏体系,既没有充分注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也未曾有意识跟踪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发展宏线。比如,我们的翻译作品以西方现实主义著作居多,到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著作许多都被译为中文,有些名著,如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已有不同译本;有些虽然不完全属于学术著作但却包含强现实主义思想的宏论,如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也迅速译出并相当畅销。这样很容易使国际关系的学生和读者形成一种失之偏颇的印象,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政治现实主义。也难免使人们受到现实主义一家之言过于强烈的影响,将其视为惟一合理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同样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译介,这些重要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学理思维和对国际合作的积极认识也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使国际关系的知识谱系无法得到完整的再现,使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宏线在读者的认识和思考中出现断裂。进而,我们的译本多是根据译者自己的好恶作出的选择,这些译著之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散散点点,难以使读者进行系统的知识积累。并且,国际关系译著中既有学理性著作,也有政策性分析,更有对国际关系走势和天下事态的大论宏议。虽然满目尽好书,但却不能系统反映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学统主体、思想精髓和理论精华。

据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其宗旨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为蓝图、以主流理论发展宏线为

基准,以学理思想为根本,聚焦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交锋的前沿,重点译介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优秀学术著作。

为了保证这一译丛的质量,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国际关系学著作翻译领域使用了中外方编委会合作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邀请我国政治学界德高望重的赵宝煦教授担任中方编委会主编,编委会成员都是我国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近十年内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和学理研究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的学者。他们既亲身经历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又谙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脉络。他们的加盟保证了这套译丛的系统性、学术性和前沿性。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还特意邀请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为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主任,并由基欧汉教授本人邀请了六名国际关系学界一流教授出任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领衔学者,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选定的每一本著作都是经过双方精心挑选和认真磋商之后确定的,尤其是基欧汉教授对每一本书精心推敲的负责精神,对保证译丛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的出版会使读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体系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认识,为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提供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使他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前沿理论和发展趋向。我们也希望这套译丛成为国际关系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套译丛能够起到他山之攻错的作用,使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批判,提出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

是为序。

秦亚青

2002年9月8日于京西厂洼

## 译序

#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与国际政治学的本体论“革命”

### 一、重读《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北大出版社把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O. 基欧汉先生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下称《批判》), 纳入于“国际政治理论前沿译丛”首批刊行, 显示出它的独到之处。《批判》虽成书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叶, 但严肃的中外学者认为, 它极具前沿性, 其思想深度、学术取向和价值关怀至今仍然没有被超越, 只是常常被一哄而起的“时尚”、“新意”和“高论”遮蔽而已。近 20 年来, 每当学者们意欲穷究国际政治学之本真, 洞察国际政治发展之逻辑时, 人们还是不能绕过《批判》。《批判》率直、深刻与思辨的光芒, 已经影响了几代学人, 成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的一座高峰。如果说, 20 世纪 30—50 年代,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战主要是认识论的讨论; 60—70 年代, 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论战主要是方法论交锋的话, 那么, 80 年代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者之间的较量, 则主要围绕了一个远比认识论和方法论更为复杂和根本的问题: “国际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国关学者们似乎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或无需要“解决”, 但近来的理论发展表明, 即使学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见解趋同、看法完善、观点“正确”, 本体论还是有可能成为学理争端的火山口。一个日臻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 正如一个孩童一样, 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之后, 不能不蓦然自问“我是谁”这个根基性问题。

实践家凭借智慧和经验在现实世界里纵横捭阖, 思想家却一刻也不能驻足于真善美这些形而上领域之外。国际关系领域也是如此。到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 在马克思、尼采、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的影响下, 国际关系理论界已经不满足于在认识论、

方法论等领域进行讨论,而是要刨根问底,集中追问“我是谁”、“国际关系的本体是什么”这个多多少少遮掩了半个多世纪的理论问题。<sup>①</sup>时机也恰好出现。1979年,新现实主义创始人肯尼思·N. 华尔兹出版了《国际政治理论》,试图挑战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及其《国家间政治》在国关理论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正当新现实主义倚重理论模型的“简约、精当以致几尽完美”而重造现实主义话语的霸权雄风之时,华尔兹的“阿基里斯之踵”也暴露无遗。“你的本体论有问题!”批评者们大声疾呼。解构话语霸权,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和良知。面对新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批评者们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起而回应,现实主义将挟胜利之威而扬扬得意,至少暂时会这样。因此,一场激烈的论战开始了”(基欧汉语)。本体论问题成为反对新现实主义的诸子百家的攻讦焦点。

这场论战,一方是至今还占据主流地位的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对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进行了结构主义的改造,融入了系统论等科学主义的东西,建立了较为缜密的科学体系;另一方是当时影响渐隆的非主流学派,它们是一个由制度经济学、社会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各思潮组成的松散的联合阵线。双方围绕新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有何缺陷?如何恰当地定义权力、利益和均势?应该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国关理论模型才最有解释力?如何理解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区分?自然科学方法能否和如何贯彻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际关系中交往与制度因素的作用如何?如何研究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与阶级斗争?国际政治是物质本体,制度本体,还是社会本体?这场论战,广而言之,可以说目前仍然在进行,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到了1985年就基本上告一段落。这里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五年多的时间内,当时学界的各派领袖均已先后登场,各显神通,“群英会”舞台上开始落下帷幕;二是1984年,批判新现实主义的阵线开始分裂和重组,一方面,持自由制度主义(又称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基欧汉发表了《霸权之后》,并以此奠定了他和他的

---

<sup>①</sup> “国际关系是何种存在”的课题早在国际关系学科正式于1919年成立之前就已经有过。霍布斯、格劳秀斯、康德等人从不同的哲学立场出发有过阐述。1919年之后,在威尔逊、卡尔和摩根索等人关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争中,也涉及过“世界的最高存在”是什么的问题,但基本上是从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来述及这个问题的。关于后者,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第28至29页。

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假定、研究方法、本体立场等方面向新现实主义靠拢,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新一新合流”。另一方面,原先信奉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阿什利,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新现实主义的贫困》,开始转而从法国后现代哲学那里寻求批判资源,非但继续批评新现实主义,而且也将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等所有坚持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国关流派。原本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批判活动,至此开始发生转向,进入了另一个论战层次。也许基欧汉先生意识到了这一点。1986年,他把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的精华与批评它的一些最优秀文章,汇集成册,希望将这次国关理论史上少有的精彩论战作一总结,将其真知灼见及求索精神,浓缩成一面智慧之镜,以期上承前贤,下泽来者,促进学术争鸣与理论发展。近20年来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展表明,《批判》成了理论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文本。回观之,《批判》所反映的那场论战,结束了新现实主义的话语独霸,揭开了另一场更为深刻争辩的序幕,造就了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两大学派问鼎主流的机会,开创了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批判》的意义也非比寻常。我们从中可以窥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尼采、福柯等人的国际思想洞见,直接从大师级学者那里感受西方各种重要国关理论流派的文本,了解并真实把握批判社会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应有意义,进而质疑,我们理论研究的根本性前提下,有哪些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我们在研究方法的讨论中,是否也在进入一种独断的误区?我们研究的目标,有没有缺失了一种令我们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译者和“国际政治理论前沿译丛”的编委朋友们坚信,这些问题正是当下中国国关理论研究中的紧要之处。我们有必要从海德格尔所谓的“繁忙”中抽身出来,反思一下“我”之存在,追问一番国际政治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使我们有可能更接近国际政治丛林的林中之道。这也是译者虽自知功力不逮,却抱着不懈的热忱,排除众难,力争把这本理论经典介绍给读者的原因所在。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批判》还有几个特点需要值得注意:

1. 《批判》是当代国际政治学术大师们的思辨荟萃,体现了时下



国际关系思想的缩影。可以这么说,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乎所有当代学者(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先生于1980年逝世,主流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90年代才登上历史舞台),都成为《批判》之一员,贡献出了差不多最能体现其思想深度与研究方向的佳作。两大主流国关理论之一的新现实主义学派创始者肯尼思·N. 华尔兹,精选出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的重点章节,这些内容与半个多世纪前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起,共同代表了当代最权威的现实主义思想。国关理论的另一主流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其主要代表基欧汉奉献了他少有的思想性宏文——《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这篇文章代表了基欧汉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与《霸权之后》两部经典著作的学术思考与今后的研究进路。建构主义国关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G. 拉格,呈上了他心血之作《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它与90年代末温特发表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可谓建构主义迄今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性文本,其中的国际制度变迁、政治现代性、国际权威与国际治理、国际政治制度化等思想,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前沿问题。理查德·K. 阿什利是后现代主义国关理论最引人注目的学者,其脍炙人口的佳作《新现实主义的贫困》,仿效当年汤普逊戳破欧洲大陆结构主义神话的做法,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精粹,对新现实主义的所有主要哲学根基进行了一一批判,它是美国正统、权威的国际政治杂志《国际组织》在80、90年代刊登的唯一的后现代主义论文,可见其理论功底和学术影响力。享有盛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关理论家罗伯特·W. 科克斯,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这是西方学者沿着葛兰西学派的方向,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国际政治所取得的公认的杰出成果。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大将罗伯特·G. 吉尔平也在《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中重新阐述了他的基本观点……如此多的学派、精英,围绕如此集中的主题,汇集了如此多的传世之作,探讨着如此形而上的问题,这在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是罕见的,这也是这个论文集虽已成书近20载,但目前仍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必读经典之原因所在。

2. 《批判》之所以历久弥香,至今深刻影响着学界的动向,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抓住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具